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六十九回 三杯酒病倒嬋娟

詩曰：三年盡瘁立朝端，拄笏垂紳鐵面寒。地道無成坤德順，天顏有喜國威寬。

羨調台鼎鼎星賦，草滿圓扇夜覺酸。從此於歸偕鳳卜，髻螺輕整卸峨冠。

功奪天孫錦作心，獨彈古調撫瑤琴。欲觀全豹情猶切，漫識離蟲趣亦深。續更自應慚短綆，習勤聊附惜分陰。丹鉛銷此何長夜，燈燭頻挑月影沉。傳閱再生緣一部，詞登十七未完成。好比那，無尾神龍恣出沒；引得人，依樣胡丹鉛；丹砂和鉛粉，古人用以校勘文字。離蟲：指文人雕辭琢句，用於貶意或自謙。蟲，指秦書八體中的「蟲書」。峨冠：高冠。古代大夫以上所服。

蘆續寫臨。須要知，設身處世為難事；我姑且，逢場作戲續餘音。

話說當晚鄺明堂對夫人一番言語，說得梁氏夫人目定口呆。

頓然不覺變花容，撲籟籟，情淚如珠說久通。小姐忽然生此念，是真是假是朦朧？我與你，同心同德同期望，費盡頻年曲曲衷。今朝忽有途中變，數載貞心盡撇空。小姐是，雖受皇恩當報主，但虧名節豈稱忠？少華情義歸流水，空自終年守畫容。辜負他，頻年長袍懨懨病，欲生欲死在宮中。小姐緣何心太忍，不思原配羨東宮？你今朝，果然竟順朝廷旨，皇甫聞之病必凶。如若情癡憂鬱死，那其間，自然你我各西東。目下是，長華職掌昭陽印，豈肯推你專正宮？參商從此無須說，大內宮闈豈能容？小姐嚇，情首禍根俱是你，欲叨雨露有何容？昔日君臣游內苑，題詩曾戲女姣容。夜間人靜君臣弈，雖無私弊意情濃。今日裡，潛行龍駕私相訪，般般俱是起疑蹤。若然小姐真男子，不怕旁人毀謗風？如今一旦歸宮內，眾外之人信必通。這時候，自然疑惑千金女，早有私情戀聖容。故你不認爺和母，疏失同胞親弟兄。把一個，皇甫東床如陌路，然出入禁門中。小姐啊，自幼聰明知大體，三貞九烈暗藏胸。男妝奪得宮標轉，年小權為宰相公。到今朝，正當全節全貞日，不應怕死苟相從。未識君心真與假，要請教，為奴細細道情蹤。夫人是，說到傷心珠淚落，紛紛愁鎖兩眉峰。此時渾殺多才相，暗笑佳人情太濃。自是少華多福分，嬌娃個個戀乘龍。可笑那，襄陽送到裙釵女，冒我名兒入禁中。更稀奇，千山萬水崎嶇路，雲南又有一嬌紅。俱是假名來到此，無非要，欲奪皇家一誥封。偏是芝田心不足，必須相貌合真容。悔當初，私心留下丹青面，雙親稍慰別離衷。今日裡，誰知受盡真容累，好一似，畫影圖形不放鬆。一番思想雙眉皺，這秋波，偷看夫人淚滿胸。吾今幾句言和語，還惱芳心氣正衝。

我想夫人心繫一夢之盟，露出柔腸如許。適才聖駕私臨，伊出頭露面，使致皇上嘲笑。我正中心忿忿，今再將言詞調笑她一番，看她如何光景。

麗君是，面貌故作憂愁態，一聲長歎淚珠淋。不該飲這紅春酒，醉中洩露小紅菱。又誰知，褻鞋落在君王手，私自來家面定情。我豈不知貞與烈，至此刻，苟延殘喘不由人。蟻蟲尚且貪生命，豈有人兒不愛生？想那君王恩義重，必非薄倖少情人。你今隨我宮中去，自然一定好看承。勸夫人，何苦把那芝田守？倒只怕，少華未必憶芳卿。況且郡主劉家女，叨沐皇封誥命榮。御賜成婚多顯耀，自然是，恩情美滿勝他人。倘然你我於歸處，倒只怕，劉家郡主勝三分。近來雲南項氏女，風流亦是俏佳人。三分相像吾容貌，如期就要結成親。休羨她，諸人有福歸皇甫；怨蒼天，你我雙雙命不辰。細思量，更加這件疑難事，唱隨豈可即師生？冠履倒置傷風俗，立在人前愧怎禁。夫人是，更難行，師母之尊已擅名。三載已歸君玉婦，受封一品正夫人。忽然間，琵琶別調門生去，笑殺元朝中外人。作為一代稀奇事，史記留名洗不清。夫人呀，莫如依我終身計，雙雙同歸小帝君。我已將，射袍之事如流水；你亦可，一夢之盟結再生。今我病懷心緒亂，欲行欲止任芳卿。素華聽，心訝驚，幾轉愁腸欲哭聲。頃刻裡，寒霜頓起芙蓉面，看她是，萬種憂愁積翠痕。聲嗚咽，面含嗔，叫聲小姐女千金。才聽前言疑調笑，適聞此語似真心。果然無意芝田了，懸然欲嫁帝王君。小姐自然多福分，君王邀寵必隆情。奴家是，小出身，寒儒貧士女釵裙。此身不願榮華顯，無福消受人帝門。小姐一朝歸大內，我心無意念紅塵。接回年老親身母，覓個尼庵了此身。移時雙袖遮嬌面，暗暗啼悲欲斷魂。麗君聽，笑失聲，徐徐立起叫芳卿。偶然幾句調笑語，反叫夫人吃一驚。誰人要得君王寵？誰人要入帝王門？無煩去覓尼庵住，無煩避那錦紅塵。射袍已是前緣定，還你三生夢裡姻。他日裡，必然遂得夫人意，包管你，有朝師母嫁門生。素華是，春山蹙，少歡忻，這般時候尚調情。既然不負芝田意，也須及早計排成。限期三日能有幾，如何回奏聖明君？夫人啊，休憂慮，莫悶昏，吾今有計賽陳平。迅速光陰容易過，三天之內見分明。說完無語窗前坐，暗自籌思斂翠眉。夫人不敢重啟齒，側傍默坐伴夫君。慢言鄺相房中事，且說當朝天子尊。

話說成宗天子親到鄺明堂家，當面定情。一路回宮，又驚又喜。

喜的是，當面定情良有意；驚的是，見其吐血覺心酸。傾城美貌何須說，秀色無雙實可餐。非是朝廷來愛你，誰叫卿，生成傾國美容顏。聰明蓋世無人及，勝過鬚眉塚宰官。若然仍舊歸皇甫，朝內無人作股肱。孤家是，半為私心半為國，得卿內助兩相安。方才言語雖非逆，看她是，翠黛含愁卻少歡。察言觀色知心事，恐她貞節似忠肝。諭令她，限期三日來回奏，從不從時且再看。若是順從當寵渥，不從休望國恩寬。君王正在躊躇處，不覺門前停了驂。一眾宮官俱跪接，威赫赫，龍行虎步進朝端。臨駕辦事宮中坐，呈上來，奏章疊疊案中間。少年天子從頭看，筆走龍蛇判未完。忽憶明堂賢宰相，她能獨斷決疑難。朝中諸相才華少，大小情形要朕看。鄺卿果是人中杰，才情之上勝奇男。這幾日，她若在閣無告假，一行事件早批完。故所以，寡人時刻難忘卻，置汝宮闈方兩全。

話說成宗天子回宮，將本章一一批完，發行樞密院轉交內閣。

元天子，政事批完步出堂，宮官隨侍若鴛行。恰正逢，雨晴初霽微涼候，龍步輕移玉佩鏘。在園中，不用象輿與寶輦，彎彎曲曲度宮牆。意中是，欲將賞玩迎風閣，陣陣香風繞曲塘。只見那，秋蓮帶雨含嬌豔，裊嫩渾如西子妝。成宗緩步憑欄看，荷池內，戲水鴛鴦漫隱藏。白鶴雙雙如接駕，鷺鳴飽食任飛揚。波紋似錦魚鱗躍，靠溪邊，垂柳如絲風送將。那君王，徘徊顧盼龍心悅，步過深階轉曲廊。猛抬頭，前邊已是迎風閣，響叮噠，鐵馬鏗鏘繞畫廊。成宗入內即安坐，司禮香茶獻玉觴。蓮花醉雨多嬌豔，元天子，欲把新詩作兩章。侍從呈上文房寶，果然是，御筆生花自有香。少年天子抽身起，手取花箋紙一張。先寫詩題名即景，才情天縱卻非常。不多時，詩成珠玉無思索，一首詩完喜氣揚。

詩曰：芳塘秀挹雨晴荷，點綴天然詩畫多。魚鳥有情花作態，憑欄誰伴朕吟哦？

君王是，題完詩句靜無緒，默默無言自付量。忽然想，前日明堂曾醉此，聯不來時欠主張。懷私意，欲與綢繆真易事，為君的，這般未免太荒唐。可憐她，凌波三寸金蓮小，預和諧，落在孤家袖裡藏。暗情牽，觸景興懷無限意，揮毫又作一詩章。

詩曰：蓮花應遜鄺明堂，漫說當年潘六郎。覺為可憐紅更小，襄王何日到巫陽？

末寫御題年月日，內監們，雙雙捧上玉圖章。君王御手來親印，吩咐那，內侍宮娥好好藏。有一天，保和君玉歸宮內，叫她和就貼宮牆。欣然坐，暗思量，心中盡想鄺明堂。可憐她，送聯登輿身俯伏，頻頻吐血好慌張。倘然成病身難起，枉費孤家一片腸。真可憐來真可恨，憐她玉貌恨她剛。今日裡，親臨御駕恩非淺，面囑之時語亦良。想伊奏對渾無懼，真情別露不彷徨。且看她，三天覆命如何奏，事到其間再主張。倘若依然來逆旨，寡人要用狠心腸。慮只慮，長華宮內聞風曉，攬撥仁慈太后娘。一定聽情慙旨下，到其間，朕躬難再施強梁。想斯時，龍圖孟相明堂父，必定金鑿叩首忙。自然願女來從順，做個皇親比相強。皇甫敬，忠孝王，關心情切自慌張。私期望，眾臣協力當朝奏，勸聯躬，納將二女在昭陽。

呀且住。奇哉怪事！不想到此，朕倒忘了，何故梁相之女甘心配這女丈夫，竟不告知父母，聲張其事？此中必定另有別情，限她三日之後復奏到來，朕再細細詢問便了。

其女雖非國色容，威儀也可入宮中。丰姿綽約多停妥，卻稱夫人一品封。見駕自多羞澀態，暈紅染透玉芙蓉。若是你，雙雙齊

入宮門內，夫婦相隨體度同。妻是真來夫是假，孤好比，漁翁得利在其中。左抱右擁心方遂，坐臥朝朝同一宮。這叫做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梁女何能遂朕衷？不過取來相襯貼，這般顏色可通融。鄺明堂，必然應入無雙譜，更添赤膽事君忠。無瑕美玉天然麗，暗歡忻，三生有幸繡鞋功。從此後，六宮粉黛無顏色，猶占君王寵一宮。寡人是，相思滋味今朝曉，未卜你，嬌怯身軀吉與凶。

咳！明堂呀明堂，你復旨上來，如直奏是龍圖閣的女兒，乃皇甫國舅的原配，教朕如何回答？想那鄺君玉：

勤王事，迥不同，治平內外盡稱忠。果然一點無私曲，是個賢良宰相公。若是你，一朝敗露非男子，難道朕，真個將伊限獄中？不過是，原歸皇甫家中去，便宜了，芝田國舅小皇封。情默默，朕心一點歸流水；意懸懸，時時難割此情衷。悶懨懨，千思萬想心煩惱；恨漫漫，怨她昭陽一正宮。縱是伊家為了弟，將吾元宰現真容。由他是男並是女，安邦定國仗忠心。今朝去此賢良相，覓個忠臣豈易容？想到此時心不快，無情無緒悶填胸。

呀，我倒忘了，方才鄺保和送駕時，鮮血直衝，玉顏頓減，宜速命太醫看治。權昌過來。可傳旨意，即命太醫院中四員往梁相家，看鄺保和病體如何，即來復旨。

權昌領旨忙忙去，成宗猶是念明堂。

孫彪過來，快在庫內取人參一斤即賜鄺保和，問其病體，速來復旨。

孫彪領了君王旨，急忙起身出殿庭。少年天子恩情重，屢次心內想賢臣，俏膽佳人佐輔能。獨坐無聊心緒亂，龍眉不展少歡忻。吩咐那，宮娥內侍排鑾輦，興慶宮中去散情。不說成宗臨幸事，要表權昌領旨行。忙移步，叫連聲，太醫院內眾醫臣。咱家奏旨傳諭來，一一從頭洗耳聽。保和鄺相微痾病，以致王家不放心。速命四位官兒去，開方下藥要精明。是吉是凶忙復旨，快騎飛馬出皇城。咱家在此來等候，速速回時好奏聞。太醫是，相約四人遵旨去，雙雙並騎好歡忻。昨宵隨送多持贈，今日酬勞定不輕。鄺相爺，脈息細微柔弱甚，酒醉因何帶了陰？可惜他，若成怯症多難治，好個朝中棟樑臣。綽約溫柔如處女，潘安宋玉又重生。太醫院使四醫生，一路思量一路行。漫說岐黃來相府，且談梁府合家人。

梁丞相送駕之後，即問明堂聖駕來意。明堂隱約其辭，說道：三日後便知分曉。使我好生疑慮。

梁爺頃刻鎖雙眉，低頭無語暗徘徊。這一位，景氏夫人房外坐，聞言即便把身抬。問今朝，親臨聖駕因何事，驚得家中亂一堆。幸而駕到無多刻，老爺你，其時亦是退朝回。多虧大婿來指點，供引無差遵旨排。那天子，他與明堂有甚事，坐談良久好難猜。送駕時，明堂伏地頻頻吐，但見那，猩紅點點在塵埃。一家俱是擔憂甚，驚魂未定像癡呆。相爺聽罷回言道，天子私行冒雨來。我即直言頃刻諫，輕移玉駕惹疑猜。

方才鄺婿說，三日後便知分曉，還要我周全其事，叫人好生拘悶。又見他口吐鮮血，我不便探問。

未知果是為何因，叫人難測又難明。不表梁相夫妻話，提到康家婦女們。孫氏太君見過駕，急忙回轉換衣襟。柔娘德姐相隨人，笑語形容年少君。果然一表非凡俗，虎步龍行是帝君。孫氏太君忙啟口，說與柔娘德姐聽。我卻是，膽寒不敢抬頭看，略觀一二欠分明。心頭不住來蹦跳，吁吁喘氣欠寧神。外邊是，徐徐踱進康員外，笑說道，你等何緣見帝君。柔娘德姐分明訴，喜殺年高二老人。太君道，明明天子威靈重，惜乎未及細觀清。依稀看去年還少，連聲贊羨景夫人。似這般，東床好個乘龍婿，選得高明有眼睛。我於今，未嘗有句言和語，徒然跪得膝兒疼。那天子，今朝到底來何事？想為孩兒抱病深。員外默然無半語，雙眉緊鎖百愁生。慮只慮，明堂單弱成虛症，面黃消瘦少精神。為國勤勞真赤膽，恨只恨，冤家就是玉紅春。昨朝假滿趨朝內，可憐他，醉倒歸家脫了形。全賴皇天來保佑，幸而甦醒得安寧。今朝送駕頻頻吐，添我憂愁十二分。方才是，不知為甚多煩惱，一時驅逐眾公卿。多因病內心煩躁，肝火升騰得罪人。求天地，告神明，保佑孩兒病即輕。慢雲員外憂愁狀，且表醫官四個人。騎馬加鞭來得快，抬頭已是相爺門。太醫下馬忙趨進，驚動司閩一眾人。

老爺今日到此有何貴事呀？二爺們不知，我等係奉旨特來與鄺相爺看病，要即刻復旨的，可即快快通報。

門公聽罷飛跑進，手下之人開正門。四個太醫同入內，大廳上面就分賓。那榮發，悶懷獨坐書庭內，聽得門公喚自名。

呀，榮發弟，你們在這裡安閒。可報老爺知道，外面有四位太醫，奉旨與相爺看病，即要復旨。請在正廳坐下了。

榮發點頭去稟明，頓時傳報進中門。內堂間，驚動一位梁丞相，正衣冠，忙忙移步出來迎。拱手分賓依次坐，太醫一一稟分明。

梁丞相道，有勞眾位先生了。小婿蒙恩優渥，有勞老先生等飛騎奔馳。四位太醫欠身說道：此係奉旨而來，何蒙道謝。

一盞香茶敘話間，榮發是，稟知家主立窗前。

稟老爺知道：外面有四位太醫，奉旨將來看視。

明堂假寐在床上，她腹內，萬種愁思轉展生。正欲養神閒半刻，忽然榮發稟情由。鄺相說，太醫何必來纏繞，總是那，少年天子弄多情。故意加恩稠更密，錯認那，蒲姿柳質女釵裙。孟麗君，寧可捐軀來報國，不甘失節再從君。枉徒勞，今朝寵渥連連至，空負官家一片心。慢騰騰，略正衣冠來緩步，那夫人，慙慙送出外房門。叮嚀榮蘭攙扶好，穿過珠簾十幾層。行到廳前人報說，太醫四個盡抽身。

諸位老先生請了。四位太醫道：醫官特來請安，奉旨與相爺看脈。鄺相道：聖恩稠疊，圖報實難。兼之重勞四位，殊覺不安矣。

連稱不敢四醫生，梁相是，忙向東床開口雲。此刻意中安適否？痰中可有血星星？明堂回說無妨礙，似比先前好幾分。忙碌碌，一眾家人來整椅；曲團團，六人圍桌坐其身。鎖金小墊鋪几案，鄺相爺，玉手纖纖往上伸。太醫個個輪流轉，浮沉遲速辨分明。君臣佐使開方畢，脈案行行寫得清。端寫已畢同奉上，帶回復奏聖明君。

太醫起身道：相爺之脈，大約因心血不寧，半為中酒所致。故就此方稍為加減，服兩劑後貴體即可全愈也。醫官等就此告別。

鄺相正在送醫生，又見堂官報進門。稟言又有欽官到，說道是，內官奉旨送人參。梁相即忙來出接，太醫四個就回身。自然覆命忙忙去，且將此事暫停停。

話說梁相正欲出迎，只見孫司禮已到廳，說道：咱家奉萬歲之命，特賜鄺相爺人參一斤，並問鄺相病體。萬歲等待，即當復旨。鄺丞相道：承蒙聖恩隆重，此刻稍安。祈孫司禮代奏天顏。孫彪起身道：相爺係萬歲爺股肱大臣，貴體安愈，可知萬歲爺放心哩。咱家就此告別，復旨去也。

孫司禮，匆匆即便下階行，梁相開言說事因。賢婿啊，你今深受天恩重，未識將來怎報君？鄺相仰天頻歎息，看起來，病軀只可報來生。梁相聞言心大駭，少年何出不祥雲？賢婿啊，年方二九為元宰，正好忠君報國恩。目前雖有些微病，盡要你，自家保重即身輕。上前攏了明堂手，雙雙正要進儀門。司閩復又來稟報，門生問候到門庭。

於瓊崔鳳凰相同一眾門生，請相爺福安，一同在門前伺候。鄺相道：你去好生回復說，我有病，不能相接，改日會面罷。

門公是，轉身面復外邊行，一眾門生就轉程。翁婿上來入內室，明堂即便轉房門。漫談梁府家中事，說到成宗天子尊。

成宗天子在興慶宮，聽溫妃吹簫遣悶。宮女稟稱：有權昌、孫彪一同在簷前復旨，成宗即命進來。孫彪即忙跪下稟道：

奴才奉旨到梁門，鄺相身軀已安寧。命奴才，轉達天顏來謝聖，不須萬歲掛天心。內侍權昌齊跪上，也將言語奏分明。

啟上萬歲爺：奴才奉旨傳諭太醫院官四人與鄺保和看脈，方才回來說，俱已細細看視，大體無妨。皆因心血不安，半因中酒所致。

說完捧上一良方，脈案詳言有幾行。天子成宗來細閱，龍顏大悅放愁腸。朕等你，三天之內來回奏；朕等你，玉貌花容仍照常。朕等你，易服改妝來見駕；朕等你，遵依聖旨到嬪嬙。朕等你，寵冠三宮為第一；朕等你，良宵交頸作鴛鴦。朕等你，內助賢能仍理事；朕等你，吟風弄月和詩章。龍心此刻歡無限，對溫妃，連聲稱贊鄺明堂。贊她是，如何忠直無私曲；贊她是，如何合意

代批章。贊她是，如何少年風流貌；贊她是，如何肝膽與忠腸。滿朝臣宰俱甘下，是個朝中一棟樑。此時為伊身軀病，連日裡，朕躬左右好彷徨。溫妃聞聽忙開口，此正是，國家有道降賢良。吾皇洪福如天大，太平時，君正臣賢際運昌。不言宮內君王事，再表含愁武憲王。

卻說國丈與孟嘉齡探明堂病體，並問及駕臨等情，被鄺明堂冷言冷語，只得同嘉齡辭出，分路歸來。

兩人在路來分手，國丈先回王府中。尹氏太妃開口問，王爺是，卻因何事帶愁容？亭山回對夫人說，可知道，鄺相明堂病更凶。欲去尋消來問息，又被他，一場冷落好朦朧。旁邊幸坐梁丞相，我問今朝事幾宗。

明堂脫鞋蹤跡，究竟未知。倒有一樁新聞說與夫人聽聽。夫人說：兒子都在那裡望得煩躁，可一同進去說與他聽聽。

武憲王爺心愛子，點頭即便抬起身。王妃隨後移蓮步，小使丫鬟報出廳。少華正，望得眼穿親未轉，雙眉緊鎖悶沉沉。惱悶肝腸多急躁，不思飲食是癡情。劉郡主，翠黛含情來慰問，床前對坐伴夫君。尖尖素手頻摸撫，今日裡，覺得微微熱漸輕。鶯聲細語來相問，意中可覺稍安寧？少華挽手微微笑，笑含含，說道夫人可放心。意亂心煩仍似舊，還虧坐臥可支撐。連累夫人多掛念，未嘗有，些須好處到卿卿。劉郡主，嬌羞紅暈生雙頰，秋水含歡展翠眉。正在宮中閒說話，丫鬟忽報太爺臨。郡主便乃抽身起，翩翩玉趾輕移出外迎。接進公姑人兩位，輕抬翠袖福深深。亭山夫婦齊相問，今朝夫婿可安寧。此刻裡，還是醒來還是睡？不知飲食可能吞？劉郡主，趨步行，告稟公姑兩大人。但覺一身多倦怠，懶懶如睡少精神。他那裡，正在盼望宮中事，喜得公公回轉程。未知道，脫鞋之事如何了，曾有音來未有音？王爺聽說忙搖手，慢提此事枉勞神。含顰不展雙眉鎖，老夫妻，雙雙移步進房門。少華俯首床沿坐，聲弱低低叫父親。為孩兒，無端身惹遭厄病，致煩記掛兩親心。累嘉齡，出入往來勞玉體，東西探聽信和音。想來此事真冤孽，終朝枉自費辛勤。孩兒想，鄺相舉止行為狀，未見些些閨閣形。遇事錚錚如鐵面，批章對奏似明臣。天底下，斷無女子能如此；古今來，焉有父兄不關心？疑只疑，芳姿卻與真容合；疑只疑，岳母雲詞確實真。日前看病盤桓久，這幾句，勸兒言語費猜詳。一番婉轉懇懇語，道是無情卻有情。總令人，暗暗猜疑如夢裡；他在那，清風樓上獨分明。蘇家岳母身行出，見之一霎面錚錚。臉上是，毫無半點傷心色，哪有香閨兒女形？幸喜未曾來著惱，不然又要奏天庭。多承姊姊昭陽後，安排巧計看虛真。召至內庭來灌醉，脫鞋全披露真形。不知道，此時可有佳音否；望爹爹，說與孩兒聽一聽。亭山未及開言說，只見那，蘇家娘子進房門。後隨瑞柳丫鬟婢，都只為，一心記掛女千金。要聽昨日宮中事，是真是假辨疑心。國丈從頭來細說，孩兒啊，你可一一聽分明。鄺保和，脫鞋之事難分曉，但聞酒醉玉紅春。霎時間，沉沉醉臥清風閣，萬歲爺翁心大驚。

那時即差內侍將御鞦送鄺相回府。明堂到家後仍然醉倒，即命太醫到來看後方才甦醒，驚得梁相一門通宵不安，今現告假在家。

適才到你岳家門，邀同翰苑一嘉齡。前往相衙來探聽，只見那，許多賓客在中庭。說道是，當朝聖駕私行到；與相堂，不知議甚國中情。元天子，又在他家來用膳；賴裘公，於中著實費精神。梁府一家人忙亂，更有傭工女眷們。亂哄哄，一齊俯伏中堂上；喜洋洋，天威咫尺觀明君。成宗天子回鑾後，合家齊集議紛紛。康老太爺多喜悅，揚塵舞蹈訴分明。明堂是，只因送駕身勞乏，鮮血口口吐頻頻。頃刻間，形容頓減常時貌，倚桌沉吟閉眼睛。我見他，梨花淺淡無顏色，許多愁緒積眉痕。未識那，朝中有甚疑難事，故爾的，冒雨私行聖駕臨。回鑾曾與明堂說，勒令他，三日之中復明君。我聞此事真難解，又難詳問保和情。

我見鄺保和鮮血吐時，靠桌沉吟，不便相問。又見梁相無言默默，愁緒重重，諸賓客或起或坐，甚難解釋。惟康員外毫無愁悶，正喜欣欣講論。不想鄺相煩躁起來，即立起身雲：此事不算新聞，何用敷衍，勿庸稽查。對著孟嘉齡道：

老先生，我心此刻亂如麻，不能奉陪請回衙。立起身來調送客，不勝慚愧轉回家。明堂滿面含愁重，限期回奏事難查。此時叫我真含悶，我兒啊，未曉其間事怎排。尹夫人，滿腔悲悶雙眉皺，宮中做事諒非差。莫非他，果然是個奇男子，並非孟氏女嬌娃？不然的，為何難解真消息，惑惑疑疑悶一家。江媽旁側忙開口，真正是，終朝只聽亂喧嘩。大抵孟府千金女，尚然流落在天涯。想只為，鄺相容顏相彷彿，好事者，無影無形疑著他。蘇娘聽，悶沉沉，瑞柳旁邊嗟歎頻。明曉江媽來取笑，無言默默恨填胸。

當時忠孝王聽父親一番言語，默默無聲。

殷殷秋水暗吁嗟，大抵是，此段姻緣鏡裡花。今生不得借元配，我少華，願甘一命赴黃沙。說罷玉容多慘淡，長吁短歎淚頻揩。國丈太妃觀此景，滿腔愁緒亂如麻。叫道癡兒心太直，何苦的，切切思思念著他？聞說道，項家女子多才貌，比著那，畫上真容也不差。莫如迎娶回家轉，亦免得，隻影孤單守歲華。正然話說銀燈點，晚飯端來一桌排。尹妃國丈抽身起，不住地，叮嚀孩兒莫苦嗟。

啊唷，我只生你一個，指望完娶，早早養一孫兒，以娛老景。不可苦壞身軀，便是你的孝道。少華叫聲爹爹母親，孩兒本無大病，望勿憂慮。即喚僕婦丫鬟點了紗燈，送回宮去。

數盞紅燈引道行，郡主是，移步相送出房門。國丈太妃頻囑咐，媳婦啊，全仗你，溫存安慰少華心。好好勸伊來用膳，解愁煩，尋將閒語散心情。郡主是，低垂粉頸連稱是，徘徊轉盼進房門。不言岳丈回宮去，再談孟府老夫人。忙忙地，差遣孩兒梁府去，叫他探聽事何因。漸漸地，金烏日墜西山去，為何此刻不回程。

韓夫人正在盼望嘉齡，只見孟龍圖退朝回家，走入房來坐在床前。見夫人氣容滿面，不敢相問。早見嘉齡走到房中，尚未開言，韓夫人即忙問信。嘉齡將鄺相昨日在宮如何醉酒，如何回家，今日聖上如何私臨，鄺相如何吐血，直說至鄺相如何煩悶，如何送客，兒與國丈如何分手，細說一遍。

夫人聽了淚如梭，事情越弄越糊塗。終朝遮掩來搪塞，毫無的信但支吾。滿懷怒氣填胸膈，拍床跌足喚嬌娥。啊唷兒啊，可憐我，慟慟一病已經年。害得我，入骨相思誰家憐。撇得我，四載離情無處訴；空叫我，滿腹愁悶為誰添。夫人是，一面悲啼一面說；弄得個，龍圖低首默無言。嘉齡旁側呆呆看，章氏夫人勸上前。婆婆啊，姑娘有日轉回家，必難長念這烏紗。勸婆婆，明哲保身從古說，病人切勿苦嗟呀。如此傷悲怎得好，叫媳婦，立身無地意如麻。少夫人正來勸解，門窗外面裏喧嘩。

啟上老爺，一封書信在此。嘉齡即忙拆開，卻是華亭伯衛振宗並平江侯熊浩候啟二封。不過是別離思念，並回家一切，假滿赴京之意。當即呈上龍圖觀看。龍圖即問下書人何在？外廂丫鬟說：方才門上送進來時，曾說往國丈府中去了。

龍圖即便出房門，側首嘉齡坐定身。飛鳳開言來詢問，他兩家，近來安否若何能？分手以來將一載，迢迢好似幾年春。眼前假滿來京邸，可敘頻年姑表心。正在談處魁郎到，放將晚學進房門。站在那，床邊忙把婆婆叫，為何終日悶沉沉？莫非是，心中思想姑娘了，因何不叫轉回程？自從那，看病完時來別去，兒今也是憶她身。回身拉住親娘手，母親連叫不停聲。前日姑娘來打扮，卻與公公一樣形。非但衣冠無二樣，兩隻靴兒簇簇新。看姑娘，搖搖擺擺多體面，母親何不學她身？把爺爺，衣冠袍服來穿戴，也學學，姑娘打扮一個形。但是腳兒多不好，怎把靴穿踏在塵？

呀，母親，姑娘與你俱是女人，為何她穿著靴子，母親腳兒一點點，穿不得靴子？

說得個，韓氏夫人笑失聲，嘉齡夫婦笑難停。慢談此地家庭事，且言國舅小王親。雙雙父母回宮去，郡主獨坐伴夫君。啟櫻桃，卻將飲食頻頻勸。那芝田，只因不忍卻她情，勉強吃了些些物，頻催促，夫人早早轉房門。秋風吹得羅衣冷，莫叫在此坐更深。我因有願三年約，致使夫妻虛掛名。他時合卺團圓日，美滿恩情獨約卿。郡主低頭紅粉面，江媽即便點紗燈。不談那，劉家郡主回宮去，芝田便叫閉房門。憶真容，眼合秋水情無恨，獨擁孤衾斂翠顰。愁思輾轉難成夢，忽聽得，銅壺滴漏已三更。正是歡娛嫌夜短，果然是，寂寞更長睡不寧。看看望到天明亮，扶桑紅日映紗窗。蒼頭即便抽身起，忙忙開了寢宮門。諸多僕從來跪進，恐怕王爺呼喚身。輕輕齊立門兒外，不敢高言盡隱聲。王爺東平來呼喚，快取香茗與我吞。

此時諸多僕婦，也有去取水的，也有去取茶的。正在紛紛送到床前，只見尹氏王妃及劉家郡主，後隨了蘇家娘子一同進來。

只因國丈朝中去，王妃掛念小王親。劉家郡主難安睡，天未明時就起身。梳妝即把宮門出，婆婆宮內候安寧。

王妃正值梳妝未完，劉郡王一旁等候婆婆妝梳一完，遂一同來到靈鳳宮中。

芝田一見叫娘親，為何如此早起身？爹爹想是朝中去，此刻多應轉回程。回頭又叫賢妻子，你亦清晨就起身？總為我身來抱病，攪得驚慌一滿門。

尹氏夫人道：兒呀，昨晚為娘的一夜未曾睡著，不知你可安寧否？你要保養身子，漸漸地好將起來，為娘的才安了心。

若然再是病懨懨，為娘的，日不寧來夜不安。心如醉，意如煎，看來也有病來纏。芝田便道休憂慮，孩兒無事放心寬。昨宵一夜來思想，有樁疑惑在胸前。正在要說丫鬟報，王爺回轉進門庭，見夫人在房中坐，上前啟口叫芝田。昨宵一夜好睡否？今朝意內可平安？芝田回答還如舊，爹爹切勿掛心頭。

尹氏王妃便道：兒呀，你有何疑慮之事，你父親亦在此間，可說出來大家商議。芝田即忙坐起身來，叫道：爺爺呀，孩兒昨日聽得爺爺一番言語，再四躊躇，甚是可疑。大約脫靴之事，已有形跡。否則，何為聖駕私臨？其中必有闇昧難明之事。國丈聞言即忙問道：兒呀，你於何處看出形跡來呀？

少華開口告爹娘，事到關心徹底量。鄺師想墮牢籠計，脫靴必露女人妝。那君王，想來另有情腸在，定然是，一番假語誑明堂。否則國中無大事，何勞冒昧見明堂？限期三日來復旨，其中定有別情商。今日裡，事在兩難說不得，必須要，安排計策奏娘娘。母親且往宮中去，留心訪問細端詳。兒亦難辭身有病，今朝去見鄺明堂。只說道，聞得老師身有病，門生時刻掛肝腸。故爾特地前來候，表表門生恩不忘。帶病見師難卻我，會與不會再商量。父親即往龍圖府，借伊喬梓一同行。約齊俱到明堂處，隨機察訪彼行藏。無庸終日昏如夢，疑假疑真愁緒長。聽到此，夫人國丈忙開口，說道吾兒少主張。你現今，抱病身軀虛更弱，爹娘時刻意彷徨。今朝豈可將身出，受了風寒難抵擋。只須待，為娘到得宮中去，事情還得仗昭陽。你今不可胡思想，須知道，病軀必定在蘭房。焉能讓你去相府，徒然往返受冰霜。少華說，偶然一行無礙事，受恩深處不能忘。抽身起，叫爹娘，無煩憂慮掛心腸。開言便命人傳出，備將暖轎到中堂。叫家人，辦齊儀仗門前候，太王妃，今朝即要進宮牆。亭山無奈嬌兒意，吩咐家人好護將。劉郡王，站邊旁，輕輕悄悄囑夫郎。雖然往來無多路，君侯呀，可知病體未全強。須當防這秋風冷，必須要，身軀厚厚著衣裳。見與不見由他罷，勿把愁腸動氣腸。少華聞聽言稱是，賢妻之言佩難忘。忠孝王，此時勉強抽身起，頭眩目暈要扶將。劉郡王，尖尖玉手忙扶住，更有旁邊蘇大娘。只為著，元配麗君人一個，病軀不借強離床。尹王妃念親生子，也是回宮整備忙。國丈言道且慢去，待孩兒，謁師回轉再商量。不談此地紛紛鬧，講到明堂情亦忙。

鄺相思想來去，怎生奉復君王，一夜未眠。清晨早起，即到聽槐軒中呆呆獨坐。細想此番俱是芝田害我。若不設計，我怎能露出原身？

想到那，三日限期容易至；不知何以復君恩。托著腮，左思右想無良計，說來此事費思尋。總是芝田來作惡，分明是我一仇人。現在我，威威赫赫為官職，偏托你，姊姊時時把計行。使我一朝來敗露，躲在旁邊聽好音。負心人，忘卻恩師提拔意，不思天子即君親。假撇情，外貌揚揚如敬重，私衷切切起邪心。我身雖是你原聘，怎奈我，已做當朝一品臣？此刻是，真如騎虎身難下，父母堂前不敢親。多只為，陰陽卻把朝儀亂，若按蕭何律不輕。真冤孽，結得深，破吾機關壞我名。日前好意去觀望，又叫蘇娘亂我心。幸虧我把柔腸按，兒女之情無一呈。前朝若把真心露，料來是，竟不將吾放出門。即時與你完花燭，慰你懨懨病體身。癡心妄想多堪笑，一波未了一波興。君前上本參師相，又到宮中去乞恩。宮中便，將吾灌得沉沉醉，九死還教剩一生。命宮娥，霎時盜我弓鞋去，致落君王手內存。鄺明堂，想到其間心鬱悶，芙蓉兩頰起紅雲。更可笑，昨朝聖駕私行到，當面言情不耐聽。小王親，早聯姻，已受王妃誥命尊。雖然未得親叨沐，尺幅真容早受恩。聖天子，不該戲謔功臣婦，將吾看待是何人？臨行限我三天內，諭將遵旨復朝廷。逼得我，不過拚將一命傾。思思想想多煩悶，恨殺芝田不老成。我今在此正無計，進不能來退不能。你在那，暗歡欣，安心樂意聽新聞。必然自道良謀好，迫逼自快任談論。恨不言時傳彼到，稱吾今日尚師尊。卻將夫子雷霆發，方把今朝氣稍平。素華軒後來行出，正要開言問事因。忽聽得，外面家人聲喧沸，榮發書僮報進門。稟相爺，龍圖父子俱來到，更同國丈一王親。說道特來相問候，現今正坐在中庭。相爺正要回言答，又只見，傳稟家人報事因。說道忠孝王爺到，只稱抱病候師尊。聞相爺，玉體違和身有恙，恩深時刻掛於心。故此不避風寒重，坐將暖轎到門庭。頻囑咐，細叮嚀，面見師尊問病情。鄺相聞言眉緊蹙，又羞又怒又含嗔。心生計，笑吟吟，不意冤家今日臨。嚇得他，死和生，看伊卻作怎般形。今日輕輕饒過你，將來把我怎看成。忙開口，喚家人，說我有病內書廳。龍圖國丈權相坐，稍時回頭至中廳。單請王親小國舅，原說有，面商要事莫遲停。榮發將言來傳出，家人領命外邊行。

且說梁小姐因見鄺相抱病，時刻相陪。聞說傳請忠孝王，不勝驚駭。對鄺相道：小姐請芝田進來。莫非要當面說明了麼？